

蘇聯看世界



貝遜·非昔等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刊行

世界知識叢書

本社出版國際問題研究書籍，目的在幫助讀者大眾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筆者均為當代國際問題專家，立論正確，文字流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自修參攷之用。

戰後蘇聯印象記

賓符譯

一四〇

世界現勢圖解

金仲華編

一六〇

豪門美國

杜若等譯

二〇〇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沈志遠譯

一三〇

東南亞各國內幕

潘公昭著

四〇〇

日本問題讀本

鄭森禹等著

四二〇

新民主國家論

陶大鏞著

四〇〇

論美蘇關係

梅碧華等著

四三〇

論世界危機

李純青等著

四二五

美國與戰後世界

陳原譯

四二〇

世界現勢十講

余孟如等著

五〇〇

俄羅斯問題

茅盾譯

四三〇

德國問題內幕

賓符譯

一四〇

麥帥陛下

梅碧華譯

一九〇

歐洲縱橫談

羊東著

售缺

世界新形勢

賓符等著

售缺

世界政治參攷地圖

金仲華編

售缺

美國政治剖視

范承祥等著

即出

論馬歇爾計劃

陶大鏞譯

即出

「世界知識」各卷合訂本

新哲學手冊

周建人譯

六〇〇

誰之罪

適夷譯

三〇〇

▲大用圖書公司出版・本社代理總經售▼

目錄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礎	貝 遜	(一)
-----------	-----	-----

一 兩個制度並存的可能性		(一)
--------------	--	-----

二 蘇聯對外政策的原則		(三)
-------------	--	-----

三 蘇聯的和平外交		(四)
-----------	--	-----

四 蘇聯對外政策本質上的特性		(六)
----------------	--	-----

蘇聯的對外經濟關係	非 昔	(九)
-----------	-----	-----

一 世界經濟合作政策		(九)
------------	--	-----

二 蘇聯的合作政策受盡阻撓		(二)
---------------	--	-----

三 虛構的藉口與真正目的		(三)
--------------	--	-----

四 世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		(六)
--------------	--	-----

五 世界經濟合作的範例		(九)
-------------	--	-----

蘇聯與聯合國	范承祥	(三)
--------	-----	-----

一	為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而奮鬥	(三)
二	在國際合作的最前列	(六)
三	強化聯合國的威望	(三)

蘇聯的對日政策

岳 光 (三)

一	日本的侵蘇事蹟	(三)
二	蘇聯在東方的自衛	(四)
三	蘇聯政策與遠東各民族	(六)
四	警惕嚴重的事實	(元)
五	對日政策的基本主張	(四)

蘇聯看德國問題

梅碧華 (四)

一	是和約，還是延長佔領	(四)
二	追溯柏林局勢的造因	(五)
三	蘇聯在東德的佔領工作	(四)
四	蘇聯對整個德國問題的看法	(五)
五	蘇聯爭取協議的努力	(五)

蘇聯對民族・殖民地問題之立場……………高 梁（五）

一 蘇聯對民族問題之立場……………（五）

二 蘇聯怎樣解決民族問題……………（五）

三 蘇聯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三）

認識蘇聯……………慕 松（三）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礎

貝 遜

一 兩個制度並存的可能性

自從社會主義的蘇聯在這個世界上出現以後，世界上就存在着兩種本質不同的外交：一邊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和平外交，一邊是資本主義世界與此相反的外交。

蘇聯的外交——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以它的立國原則（馬列主義）和自身的日益增長的實力為其基礎的。關於後一點，這裏不必論述。關於前一點，蘇聯認為兩個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並存，而且可以並存到相當長久的時期，革命是不能輸出的，蘇聯不可能也不願用武力來策動全世界的革命，因為革命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要發生的，因為生產工具的私有與生產的社會化矛盾深刻化的結果，必然會發生一種新的生產關係，至於用什麼方式來實現這新的生產關係，那是要依據各國具體的社會經濟發展而定的。在這樣的確信下，所以蘇聯纔認為兩個制度可以並存，和平相處，正如資本主義出現在世界上的時候，曾有一個相當的時期與封建主義和平相處一樣。在列寧、史大林的報告和著作中，我們隨處可以找到這樣的確信。拿最近來說，當戰爭甫告結束的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初，史大林就三度重申了這一信念。

九月二十四日，他說（蘇聯與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更會增進起來的。他又說，「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在像蘇聯這樣的一個國家（答惠斯）；十二月二十一日，當小羅斯福問他說，像美國這樣的一種民主政體，和像蘇聯這樣一種共產主義的政體，共處在這個世界中，而任何一方沒有企圖對另一方的國內政治事務實行干涉，這是可能的嗎；其時，史大林堅決的回答說：「是的，當然相信。這不但可能是可能的，這是賢明的，而且是完全在現實的範圍以內。在最奮發緊張的時代，在戰爭時期，政體方面的差異，並不會阻撓我們兩國聯合在一塊，以消滅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代繼續這種關係，就更加是可能的了。」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在與共和黨要人史達森的談話中，史大林再一次聲稱：「這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差異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因為所談的是兩種制度的合作。德國和美國的經濟制度是相同的，但是兩國之間却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並不相同，但是兩國沒有交戰，而且在戰時合作了。假使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在戰時合作，那末為什麼不能在和平時期合作呢？當然，很清楚，假使願意的話，經濟制度雖然不同，合作還是完全可能的。不過，假使不願意合作，那末即使經濟制度相同，兩個國家及人民還是可能交戰起來的。」到今年（一九四八）五月十七日，在答覆華萊士的公開信時，史大林再度強調：「蘇聯政府相信，雖然在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有着差異，但是這（兩）種制度的並存與和平解決蘇美間的歧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爲了普遍和平的利益，是絕對必要的。」

二 蘇聯對外政策的原則

抱着這樣的信念，蘇聯的對外政策所尋找的目標，是和平——持久和平。但是在國與國的相互關係之間，有兩個前提條件是必要的，第一個前提條件即，蘇聯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不容他國作絲毫的侵犯；第二個前提條件就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底推進，必須站在平等的立場。正如莫洛托夫說的：「在國際生活中存在着兩個直接相反的方法，其中之一，久爲人所知悉的，是壓迫與支配的方法，對於實行這一個方法，一切的壓權手段都是對的。另外一個方法——這個方法還未十分通行——是以大小國家的平等及合法利益的原則爲根據的民主合作方法。」（一九四六·十·十·在巴黎和會的演詞）。而蘇聯的對外政策，就是執行後一種方法。而橫貫着這目標與前提條件的，是對於正義的絕對擁護，是對於被壓迫者的深厚同情，是對於公理與真理的堅決擁戴。這就是史大林在九年前（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所宣佈的對外政策四個原則。這四個原則是從蘇聯立國之始，一直到今天都一貫依循的。

蘇聯外交的四個原則即是：

（一）我們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繫，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侵犯我國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

（二）我們對所有與蘇聯交界的鄰國，都保持和平親近善鄰的關係，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

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破壞我蘇維埃國家疆土完整安全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

(三) 我們援助遭受侵略而為本國獨立奮鬥的民族。

(四) 我們不怕侵略者底恫嚇，而決計用雙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聯疆土安全的戰爭挑撥者底打擊。

三 蘇聯的和平外交

世間通常把蘇聯的對外政策，稱之為「和平外交」，這是再確切不過的了。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從它成立的一天起，就那樣十年如一日的維護和平事業的了。試看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法令」罷。「蘇維埃政府」——和平法令的第一句這樣寫道——「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刻開始進行正義民主的和平談判。」什麼是「正義民主的和平談判」呢？和平法令解釋道：「這乃是必須立刻締結的不兼併（即是不侵佔別國土地，不強迫合併別的民族）和不賠款的和平。」和平法令所規定的關於「兼併」的定義，是二十世紀外交界一個輝煌的成就，也是對世界人民的和平事業有莫大裨益的。兼併的定義是如此下的：

「本政府根據一般民主派底法權意識，特別是勞動階級底法權意識，認為凡是把弱小民族合併於強大國家而沒有得到這一民族所明確自願表示出的同意和願望，都是兼併或侵佔他國土地的行爲，並不管

這種強迫合併是何時實行的，不管被強迫兼併或被強迫控制在別國境內的遭民族之發展或落後的情形如何，最後，不管這民族是住在歐洲或是住在遠隔大洋的國家中，都是一樣。」

從和平法令開始，也即如莫洛托夫所說：「蘇聯從存在的第一天起，領導爭取和平，便在國際關係上佔了特殊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由蘇聯領導的爭取和平的國際鬥爭，是最出色的。「侵略」定義的提出，「和平不可分割」的名言，「集體安全制度」的建議，「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蘇聯在將近十年間的和平外交，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擁護。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外交家，敢向人民宣佈蘇聯是不要和平的！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的近三年間，蘇聯領導的國際爭取和平運動，更是日益壯大着。維辛斯基關於戰爭販子的控訴，莫洛托夫對於德國問題義正詞嚴的分析，日丹諾夫關於世界和平民主陣綫已強於帝國主義陣營的宣稱，全是蘇聯在戰後對和平事業的鬥爭上的紀程碑。甚至為時下資產階級學者們念念不忘「深表遺憾」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其實也是西方列強拒絕了蘇聯提出來打擊侵略行動的「集體安全制度」以後，蘇聯退而保衛自己的安全和平底正當而且必要的措置。史大林曾經這樣分析說：「不侵犯條約是兩國之間的和平條約。一九三九年德國向我國建議的，正是這樣的條約。……無論那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都不能拒絕與鄰邦訂立和平協定，……當然，這也要在一個不能改變的條件之下，必須使這和平協定不直接或間接損害愛好和平國家的領土完整、獨立與光榮。如衆周知，德國與蘇聯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正就是這樣的條約。我們和德國簽訂了不侵犯條約，究竟得到什麼好處呢？它給我國保障了一年

半的和平，以及準備自己反攻實力的可能，假使法西斯德國不願協定而冒險向我國進攻的話。」

四 蘇聯對外政策本質上的特性

在蘇聯這樣的社會基礎上，對外政策在本質上是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各國的對外政策完全不同的。那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人民性、澈底性、忠實性和原則性。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外交是實行祕密外交（不給人民知道）的，是機會主義的或甚至於是美國式的實用主義的，是狡詐的，是無原則，無「是非」感的。

蘇聯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反對出賣人民，讓人民蒙在鼓裏的「外交」。甫告成立的蘇俄政府在上述和平文告中，聲明廢除沙皇政府與臨時政府的祕密條約。列寧並且指出祕密外交是完全有害的，應當在全體人民的面前，公開進行各種事件的談判。所以今年五月蘇聯政府把美國的外交文書公佈，讓全世界知道這一事件所進行的前因後果——而蘇聯這樣做時，實行祕密外交的美國簡直下不了台——因為把一切公開在人民面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外交家和統治者就不能瞞騙人民了。列寧自己說過，「我們要與各國政府底欺騙手段作鬥爭，這些政府都是口頭上講和平、講正義、而實際上在進行強盜侵略戰爭。沒有一個政府會將它所想的事情全部都說出來。我們却是反對祕密外交，所以定要在全體人民面前公開行動」。（兩卷本文集，下卷第二九〇頁）

蘇聯對外政策的澈底和忠實，也實行到最高點，甚至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認為它近乎

「呆板」。回顧一下歷史吧。當張伯倫和達拉第賣了捷克的時候，只有蘇聯宣佈要根據一九三五年蘇捷簽訂的互不侵犯協定來援助它，祇要捷克肯挺身而起為保衛自己的自由獨立而鬥爭的話。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家往往把協定當作「一片廢紙」(a scrap of paper)，恰恰簽了字，回轉身來就進行與協定相反的勾當。難怪他們對於蘇聯那樣忠實澈底遵守雅爾達、波茨坦等協定，覺得「迂腐」之至了。列寧說：「政策上的誠實是力量的結果，政策上的虛偽是脆弱的結果。」這句話含有很深刻的意義。

因為蘇聯對外政策具有原則性，所以它對正義與不正義的事物有強烈的是非感，所以它在計算的時候，比任何國家都更正確，所以它能够在國際上經常而且堅決地揭破帝國主義外交的詭計、虛偽和欺騙。當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及其代理人佛朗哥絞殺西班牙人民的民主時，只有蘇聯忠於國際法（而不是虛偽的對納粹侵略者有利的「不干涉」政策），聲援西班牙人民。史大林那時曾經宣稱：「西班牙從法西斯反動分子的壓迫下求解放，這不是西班牙人民自己的私事，而是所有進步的人類的共同事業」。當邱吉爾、杜爾斯之流宣傳戰爭危機，企圖煽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只有蘇聯的外交代表能够堅決揭破這些戰爭販子的詭計。這是蘇聯故意與英美作對嗎？顯然不是。這是爲了全人類的和平事業。而只有具有原則性的社會主義外交，纔能够作出如此的控訴。

x

x

x

x

x

顯然，三十一年如一日的蘇聯和平外交，連同它的對外政策本質上的優秀性格，對於新戰爭的煽動家們，是一塊絆腳石。

附註：好心或惡意的資本主義份子對蘇聯外交政策底誹謗，例如什麼擴張主義，勢力範圍劃分等等，因為篇幅關係，沒有直接提到。好在別的地方已有不少的論述了。可參考 Max Weiss 對華萊士近著的批評（見「世界知識」十八卷四期及五期）及拙著關於進步黨的考察（見本社出版「美國政治剖視」一書。）

蘇聯的對外經濟關係

非 昔

一 世界經濟合作政策

如所周知，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它無須向外爭奪市場，和無止境發展國內經濟的可能性；因此，就使它一貫的要求着和平建設的機會，並使它能夠成爲世界經濟的繁榮合作的一大因素。

蘇聯自始就採行着世界經濟合作的政策，亦即與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的政策。這政策不是虛偽的，而是真實的；不是暫時的，而是一貫的。

一九一九年九月，列寧在其致美國工人的信中，就第一次說到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將並肩生存」，認爲兩個制度的最廣泛的經濟合作是有希望的。

一九二七年，史大林在聯共第十五次大會上，也強調說：「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的基礎，在於兩種對立制度可以並存。」

這次大戰之後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史大林與小羅斯福，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史大林與美國共和黨人史達森，同年十一月與英國坎特培里副主教詹森博士，都曾經再三申說兩

個制度並存的可能性。

蘇聯當局這個一貫的意見，不徒形之於言，而且見之於行。

在新經濟政策的時期，蘇聯會大胆的容許外國資本和技術參加國內工業建設。如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十月，蘇聯批准了一百七十八件外國要求特許經營的申請書，其中包括三十一件技術協助的協定。根據特許經營協定建立的企業，有六十八家之多，它們在一九二八年共有兩萬工人在工作。

其後，蘇聯曾遭遇到非常廣泛的經濟封鎖與拒絕通商，但由於蘇聯的不斷爭取，和堅固的信用，仍能繼續維持對外的貿易關係，甚至取得若干國家的信用貸款。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與美國也簽訂了貿易協定，使兩國貿易大大增進起來。

這次大戰使蘇聯經濟受到空前的損害，它在戰後展開的新五年計劃建設的規模，極為龐大，這都毫無疑義的使蘇聯非常渴望增進對外貿易與經濟合作，俾能加速完成其復興工作。因此，當戰爭在歐洲將近結束的時候，蘇聯即曾向美國政府請求數十億美元的長期信用貸款，希望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發展兩國相當規模的貿易。一九四四年七月，蘇聯並曾參加布里斯敦森林會議，初步的表示它願在真正平等合作的原則下支持國際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計劃，準備在戰後的世界經濟發展中盡其積極的作用。

二 蘇聯的合作政策受盡阻撓

然而，蘇聯一貫的世界經濟合作政策，一直的受着資本主義國家的嫉視、破壞和阻撓。

當資本主義國家對蘇武裝干涉慘敗之後，由於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容許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合作，及特許經營權利，使它們發覺了另一進攻的機會，而大為興奮起來。一九二一年十月，英國財政部長霍恩（R. Horne）曾很坦白的宣布了這樣的新策略：

「摧毀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好的途徑，就是用高尙的（！）商業方法侵入這巨大的國家。」

後來殘酷的事實證明，英國財長的這個新策略完全撲了空，蘇聯竟由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復興工作，走向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現代建設了。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乃採用了經濟與商業的封鎖政策。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太晤士報」的社論引用一個商界「領袖權威」的話說：

「如果世界的其餘部份不要共產主義，那末就應該一致拒絕以任何的方法與俄國通商。」

同年三月十二日，英首相鮑爾溫，由其祕書對製造業協會虛構事實的訴願，也作了這樣的回答說：

「鮑爾溫先生正担着你們對俄國在本國工業上競爭的憂慮。照他看來，這個國家對於大不列顛的經濟發展實是潛在的大危險，他覺得俄國競爭的威脅，多半是受了強迫勞動的支持，是必須予以克服的。俄國貨物的傾銷，還沒有達到五年計劃完成時所可做到的程度。鮑爾溫先生在牛頓寺院演說時曾明白的指出，必須在這個時候到臨之前採取行動。他將提議以關稅的方法來對付這個問題，或者，如果必

要的話，禁止俄國貨物的輸入，即使違反現行的條約，也在所不惜。」

這次大戰之後，美國杜魯門政府在其執行對世界市場的侵奪與擴張政策的同時，如何又在重新建立兩次大戰期間對蘇經濟封鎖與歧視的老堤防，可以舉出它如何破壞美蘇貿易協定的事實，來作例證。本年八月十四日的「紐約郵報」，刊載一文說：

「美國一再破壞和蘇聯簽訂的貿易協定，是一件無可置辯的事實。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的美蘇相互貿易協定，規定無論在出口或進口方面，美國均不得歧視蘇聯。該項協定迄今還是生效的，任何一國政府都沒有聲明該約已經滿期，但是美國竟一意孤行，對蘇聯的貨物攔上了一層鐵幕。前商務部長哈爾曼在三月二十六日記者招待會上巧言否認這一國際協定，聲稱如不首先和軍事機關商酌，他決不簽發執照，允准輸出任何潛在的軍事物資到蘇聯反其他東歐國家去。由於執行這一政策的結果，五月間美國對蘇輸出跌到了只值廿萬美元，而在本年第一季，則每月平均幾達七百萬美元。在同一个月份中，來自蘇聯的輸出達七百三十萬美元。包括戰略性物資如鎂及鎢等。而今美國限制對蘇出口，等於是否認了國際協定。」

舉一可以反三，對既成協定都採取這樣公然破壞的態度，其他概可想見。蘇聯為什麼中途不願批准和參加布里敦森林協定？也就是因為美國把貨幣基金團及國際開發銀行變為美元控制世界金融的工具的結果。蘇聯和東歐國家為什麼不能跟西歐國家重建廣泛的商務關係，雖然西歐國家在普遍缺乏美元的情況下非常渴望跟蘇聯及東歐國家從事有利的商業往來？也是因為美國靠着「馬歇爾計劃」的圈套，以及西歐反動派所促成的「西歐聯盟」的配合，把蘇聯及東歐國家排斥在外，視為敵對集團的結果。